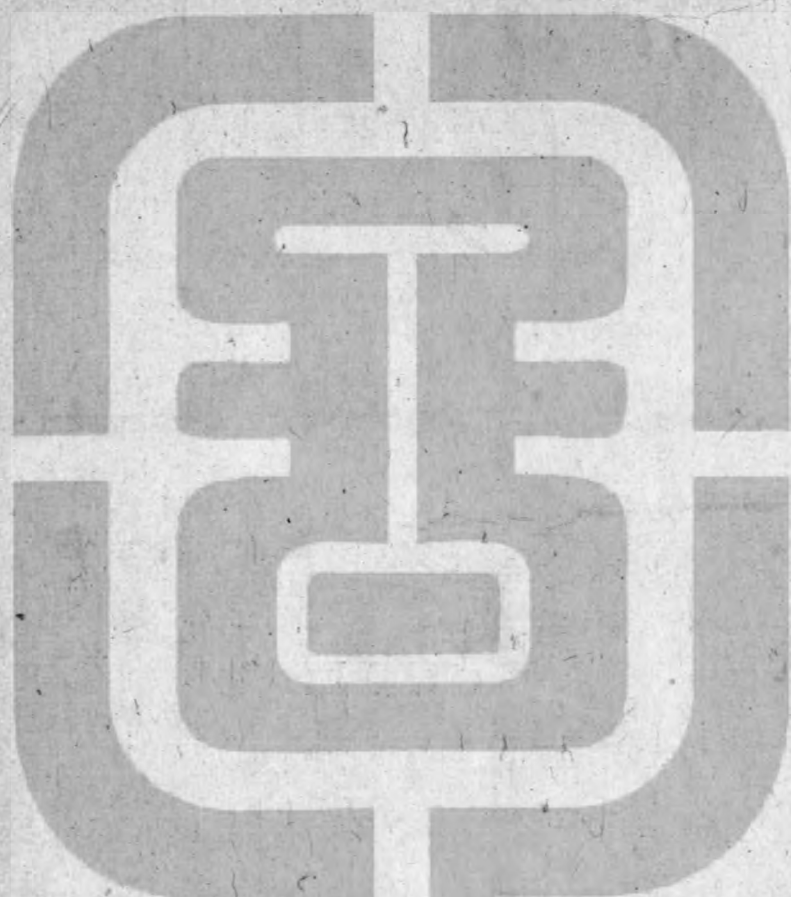


滄湄類稿
文彙卷一之三

1198

:7



滄溆文彙目錄

卷一

聖駕南巡賦 有序

讀書賦

閑愁賦 有序

聖德懷遠頌 有序

甘霖頌 有序

聖德神武蕩平朔漠頌 有序

萬壽無疆頌

嘉禾頌 有序

卷二

春秋講義序

恭賦 聖駕奉闕里詩序

恭頌 聖駕南巡詩序

恭賦 萬壽無疆詩序

姚綏仲文橐序

潘書原文橐序

趙侶臺文橐序

鄭山啓詩序

陸章有詩序

黃蕺山詩序

鄭山啓詩餘序

衡栖集序

施烈婦遺草序

闇然齋制義自序

存橐自序

春秋橐自序

卷三

玉機微義序

病機合論序

太上感應篇序

晬示錄小序

晬示錄後序

齋居靜坐約小序

募建文昌閣小引

送吳景南進士南歸序

送周礪巖宮洗給假南歸序

送王薛澱給假養親序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朱燦文六十壽序

卷四

遷書室記

御書亭記

重修闕里聖廟記

修虎丘迴廊記

重建揖青亭記

松筠堂記

真意齋記

遊寒山記

與友人書

請友看牡丹啓

卷五

聖學聖治策

無欲故靜有主則虛論

擬上以滇南蕩平上 兩宮徽號賀表

擬上於上元賜宴賦柏梁體詩謝表

和歸公來辭望瀛詩

清慎勤箴

謹箴

瀛洲亭銘

大士像贊

讀昌黎文

書歸震川貞女論後

書白衣先生逸事後

題歸邨襍詩

論文八則

卷六

處士劉履方墓誌銘

河南開封府同知張省巖墓誌銘

亾女淑嘉壙誌銘

海濱文集目錄
四
亾兒世曾壙誌銘

恭擬祭孝懿皇后文

恭擬三祭孝懿皇后文

恭擬上謚冊祭孝懿皇后文

公祭彭貽令先生文

公祭顧雪嶠先生文

祭彭一菴先生文

祭顧母溫恭人文

祭胡太安人文

告亾弟弘璧文

誓墓文

哀周南毓文

翰林院侍講先考良齋府君行述

卷七

介峰劄記一

卷八

介峰劄記二

卷九

介峰劄記三

卷十

介峰劄記四

卷十一

通鑑講義 以下嗣刻

卷十二

明史后妃傳上

卷十三

明史后妃傳中

卷十四

明史后妃傳下

卷十五

卷十六

明史隱逸傳上

明史隱逸傳下

補遺

淮南草序

祭京江張相國文

祭澤州陳相國文

祭平湖高太夫人文

告廟文

滄澹文彙目錄
卷十六
聖駕南巡賦
蘇軾

卷十六

滄澹文彙卷一

長洲尤珍謹庸著

聖駕南巡賦 有序 經進文

臣聞虞帝垂衣典紀歲巡之禮周王肆夏
詩歌時邁之功良以設教省方聿求治理
觀風問俗為恤民依不徒補助之恩夏著
懷柔之績欽惟

皇上德運兩儀功高百代執中安止萃先聖之
心傳風動時雍極海隅之徯應雕題鑿齒
大小來王翔羽游鱗上下咸若固已休徵

四塞協氣旁流乃猶視百姓其如傷恐一
夫之不獲痼瘵民瘼親欲拊循式序官常
還思延訪且河流汎濫常切其咨工築頻
仍尚稽俾乂不經

巡幸曷悉情形爰撰良辰星言夙駕青陽司令
蒼靈奉塗千官橐筆而景從萬騎裹糧而
翊衛踰青岱涉江淮龍媒與鳳舸偕行春
水共條風並轉

翠萼飛處父老歡嘯
玉輅來時兒童歌舞戶獻萼封之祝家吟衢

壤之謠于是

發德音

下明詔肇修典祀廣育人才蠲賦賜租赦過宥
罪矜將士之勞苦恤商旅之艱難

惠政遐宣徧及深山窮谷

仁恩下逮不遺蔀屋寒檐斯誠曠古弘施允屬
昇平盛事夫塗山朝會不無後至之人黃
竹周游寧免民勞之怨漢家蠲稅僅予半
租唐室賜酺止逢令節豈若我

皇上同文壹度哀對敷天過化存神來後率土

德涵濡而無間澤浩蕩其何涯從此山海
呈祥川祇効順平成底績五行錫洪範之
疇功叙成歌八伯和南風之曲臣自慙末
學幸遇

昌時雖賦海繪天形容莫盡而測蠡闕管謳
頌難忘敬竭愚誠用揚鉅美爰拜手稽首
而作賦曰

皇清受命繼天立極握象闡珍錫圖凝曆文物
休明太和充溢登庶類於春臺躋羣生於
壽域朝貢通日出之鄉聲教訖無雷之國

萬方之季穀屢豐四海之會同有繹考巡
守之弘規爰稽古而作則爾乃張鳳蓋樹
霓旌服駟駿揚和鈴征笳流吹萼鐘殷聲
九旂並建七萃齊行萬馬騰驤而沛艾干
車絡繹而縱橫期門伏飛之士羽林驍騎
之軍莫不龍超虎視雲動雷奔又有勲戚
侯王之胄公卿文學之臣競雍容而扈從
奉屬車之清塵于是鈎陳戒塗大丙引路
山靈前驅方神遙護馳道新除行宮夙具
喜春日之方長指修途其未暮或按轡而

徐行或揚鞭以速赴望嘉樹之鬱蔥見祥
雲之吞吐乃

季東魯乃登太山峰巒萃嶺岡嶺巒峴網縕造
化孕毓坤乾靈光炳燿顥氣迴旋天門崑
峩以竦峙日觀赫戲以高懸憑風雲以直
上軼星辰而遐騫陵千盤之翠嶂俛萬仞
之丹淵履衆山于足下鑑九州于目前錫
香租以奉祀修廟貌以告虔蒼帝翱翔而
下降碧霞容與以連蜷爰涉河瀕爰觀海
口睹江漢之朝宗知百川之能受曰疏濬

與決排應經營其先後患必救於一時利
必坐諸永久僉論既詢

睿裁獨授清風起而波浪不驚陰霧散而溟濛
欲剖陽侯恟恍以前迎天吳潛避而卻走
過齊魯以遄發涉江淮以溯游山川明媚
風日和柔粲迎畫舸鳥接蘭舟挂颿則牙
檣自動蕩槳則錦纜徐收荇藻隨波而搖
漾鳧鷗浴渚而沉浮乘中流以砰宕御長
風之颼颼繇萼吳會佳麗長洲桑麻徧壟
黍稷盈疇市廛殷賑貨物充稠一游一豫

載攀載畱鄧叔之梅萼獨秀虎阜之泉石
俱幽施帷帳于谿曲設榼榷于林丘聽農
歌之咿啞聞權客之歛謳咸嵩嘑曰萬歲
快吾

皇之來遊由吳至越湖曰明聖淡沲激灑滄泓
澄淨翠紋如縠清光似鏡園圃參差林泉
幽勝亭榭高低岡巒橫亘雙峰鰲戴而傑
出六橋虹坐而斜映覆弱柳于兩隄布絲
篔于三徑歷春暮與秋朝紛郁郁其稱盛
天子乃命舟牧浮輕艦擊空明泝流光陳金壘

飛羽觴羅水族摘山芳笙竽並奏琴瑟斯
張聲調律呂曲中宮商其叩舷也則文魚
騰踊其奏樂也則鸞鳥迴翔歌橫汾之一
曲誦瞻洛之三章樂君子之至止觀維水
之泱泱渡錢塘而南往訪會稽與宛委思
神禹之明德告成功于治水乘四載以荒
度殫八季之奠理旣灑沉而澹災遂錫疇
而受祉啓赤珪與碧珪藏金書與玉字
咨爾秩宗用修典祀釐室初開齋壇新起設簋
簋與尊彝奉馨香與酒醴信肸蠁而豐融

坐萬季之大禮計

巡行之所至皆爲事而爲民岳牧之功庸必試
閭閻之疾苦必詢奠水土則平成永賴稱
殷薦則咸秩無文行慶施惠而弘恩如海
泣罪解網而大澤如春淡仁覃洽醲化齋
淪黃童踴躍遠邇歡欣自齊魯以至吳越
無不焚香拜頌喜

萬乘之時巡

皇上顧念稼穡之艱難憫風俗之沉迷淡惟無
逸之誠三復豳風之詩卻魚龍角觝之戲

捐金玉玩好之奇曉示氓庶申飭官司

聖諭章于雲漢

天語播爲綸絲著太奢崇儉之訓厓老安少懷
之思于是河色澄清山聲協應澤馬迴鑣
噐車按乘息徒解裝優游彌性因普天之
樂覘太平之盛獻

萬壽之無疆頌

一人之有慶頌曰

覲羣后兮輯五瑞雲飛揚兮雨滂沛恩浩
蕩兮大無外神人洽兮禎祥萃膺天慶兮

延萬世無不師入合今師師率觀天覆
贈奉司今師五經經經經今南師中恩
一人之有恩於曰
萬壽之無疆也

樂於太平之益熾

器車好乘息而致遠
之思于長向也
天語番為命
能金玉其外之奇製示知我申繪宮后

讀書賦

經進文

粵自兩儀既判六書遂成典墳初出丘索
兼呈義文剖奧周孔研精詩書禮樂炳如
日星賢述之而為傳聖作之而為經由漢
唐以及宋因箋註而倍明編季紀傳史籍
繇興談遷擅其家學班范極其才情事實
則詳于涑水筆削則嚴于考亭合歷朝之
纂輯積三館而常盈皆足備彝倫之軌範
作經濟之權衡佗如漢魏雄篇隋唐麗製
廊廟揆其高文山林抒其逸思作賦緣情

海流文彙卷一
咏詩言志刻燭爭標揮毫奪幟狀禽魚草木之靈摹月露風雲之致逮夫起衰式靡工同曲異言有大而非夸體皆醇而益肆龍文扛鼎逞其奇鴻筆摩空鼓其勢以及諸子百家叢談襍記才人之薈萃成編文苑之搜羅盈筭莫不霞蔚雲蒸珠聯璧綴五車載而猶賒四庫收而未旣欲含英而咀萼堪忘食而忘寐爾乃春皞馭節女彝鼓和青草弄色綠池橫波柳依門而翠映蘭入室而香多屢卷時聞花氣迎詩好續

鶯歌泊夫序屬朱明日行赤道梅雨欲來槐陰乍曉臥北窗以橫陳歌南風之肆好藝林爲避暑之棚書帶是迎涼之草俄而金飈乍厲玉露微灑冰輪耀彩叢桂飄香鴈畫天邊之字螢添案上之光乞巧文成于杓子秋聲賦就于歐陽旣而葭管飛灰應鐘協律瑾戶風寒圍爐火密喜一線之方長愔三餘之難得挑鐙成咏雪之詞呵凍寫齷齪之什于是蠲襍念袪浮情揆索義蘊採擷菁英研丹鉛于永晝燃膏火于

殘夏信讀書之足樂將舍此其奚營况乎
代際熙明

天坐文翰

聖學弘深

皇謨炳煥度越堯牆登先文岸綜道泐于千秋
接心源于一貫猶日晏以靡寧覽古今而
不倦矧臣庶之顛蒙仰作人于雲漢懼一
物之不知敢分陰其或翫恒攻苦以窮季
夏精思而待旦用矻矻以孳孳冀無虞于
牆面

閑愁賦

有序

予愁人也弱植善病褊性寡歡學不窮五車二
酉之藏識不周四海九州之大耳不聆六律八
音之美目不營千巖萬壑之奇土木形骸塊然
獨處覽風光之流轉眎物候之推移未嘗不撫
景興懷感慨係之也因思人之一生或紆青拖
紫翱翔廊廟之閒或釣水耕山栖隱衡茅之下
雖窮通類別出處道殊原其顧盼增輝俯仰自
得之時固亦忘哀樂之情極風流之賞及其所
遭不合事與心違坎壈不平之歎夫人所不異

也予少而志道未嘗檢括每欲追班馬之才藝
揆老莊之奧妙輒謂雲霄可致勲業非難孰意
有志無時遭迍不進季歲若墜悲墳填膺讀書
望古則四座無人閉戶謀生則百端交集以此
思愁愁可知矣每當春秋佳日良友過從促席
圍碁張鐙置酒爾時覺笑言自適逸興橫生及
至月落更殘酒闌客散空庭闌索星斗橫斜又
未嘗不搔首踟躕悲歌欲泣也嗟乎生不滿百
懷憂千歲自非性情曠達知命不憂者誰能不
爲之於邑哉爰自閑居撫時興感聊以擬平子

之愁寫江郎之恨云爾時甲辰冬日也

景先民之貽則兮仰墳典之昭坐聿關覽以頤
情兮披百家之文辭潛永靖其湛理兮蹈聖門
之高逵冀服膺而晉勛兮審繩墨之乖違豈前
訓之艱淡兮將選悞而庸迷爰練要而董道兮
迺覃精以研思牽架矐之無佞兮思觀光而尚
賓柰邁昔之不偶兮欲奮飛而無因慨辰儵之
危而致身秦刺股而佩印兮睢摺齒而相秦勃
織薄而安劉兮援田牧而帝姻彼前詰之遭逢

兮猶始屈而終伸矧予辰之淹蹇兮宜瓠落而
沉淪竭孟晉以修姱兮自騰躍乎雲津予又貳
夫然疑兮豈窮者其必達彼俶末之咸屯兮然
何解乎賢喆平沈身於離憂兮玉悲秋而騷屑
誼賦鵬以自傷兮淵敗蘭而先折雲字奇而投
閣兮籀途窮而泣血稽鼓琴而幽憤兮江寢筆
而恨別何吾道之明夸兮運轆軻而顛蹶轡顛
穹之矇矇兮心蹇產而如結精誠凝而憤恨兮
寃寢縈於中宵文君授朕以卦兮靈氛爲予占
爻遇純奇之初畫兮曰陽藏而莫昭且遯世而

無悶兮若徵逐其徒勞守素業之清芬兮育丹
穴之鳳毛後羽儀之陸離兮振六翮於雲霄蒙
厖禡而樹勳兮齊宏規於夔皋昞昕覺而狐疑
兮叩靈龜於詰朝又同辭而弗離兮徒惆悵而
鬱陶爰攻古而無虧兮時薄遽其春始昞陽烏
之高春兮氣浮榮而龢美瞻萼蒔之爛熳兮臨
高臺而徒倚鳥翻舌於繁林兮魚煦沫於甞水
鶯弄簧而睨睨兮蜨鼓翅以遊戲覽物候之塊
坳兮望美人於天際悵修名之不立兮對韶光
而愁思遽祝融之司正兮節已屆乎天中氣伊

鬱而炎蒸兮心的爍而澆胃何溽暑之熏赫兮
翔陽正橫乎穹窿看石鑠與沙煎兮焦煙發於
西東忽飛廉之頽颺兮聲翕習而凌空雲師鬩
黷以乘車兮萍翳靈溢而從龍列缺吐火以施
鞭兮靈霽薄激而相攻奈凍雨之倏收兮望撤
天之蠛蠓思閨風其何處兮欲息跡於板桐憤
幽情之罕愜兮意憶憚而朦朧嗟金韞之沈寥
兮商飈怒號而不歇鴈哀鳴以銜蘆兮蜻蛉寒
吟而叫月燕喃喃而辭歸兮齊女嘒嘒而悲咽
蓮謝粉於池塘兮梧桐漏影於林樾聽疎砧之

夕起兮聞哀笳之遠發心煩愴而長寤兮夏無
俚而瞽惑迨應鍾之律中兮覺寒威之逼人剛
風吹以隕箠兮愁雲掩其日曛競塞向而墜戶
兮霜霰紛糅而無垠憫陳芟之菸萑兮傷枯樹
之輪囷彼美人之歲晏兮居繡幄與錦茵酌陵
鄙之醇酎兮薰艾納之氤氳顛予懷之廓落兮
患禦冬之艱辛紛旣感此季萼兮愁與四時而
彌甚攬大鈞之播物兮聿駿驅而扶景又剛卯
之欲佩兮時普淖而方稔閱蓂莢之乘除兮惜
寸陰而發憤思展轉而勞心兮形孤子而瘦影

歎季歲之何常兮齊生死於一瞬想古人之休
風兮商趨舍與躁靜願仰止而岸登兮太迴穴
而追正豈集詬而少志兮窺堂奧以存性與歡
伯以綢繆兮斲瓊漿與玉茗且達觀而方洋兮
師羨門與子晉守金丹而養裏兮仍飲酒而衣
錦澹禍福於無爲兮置榮辱於外境推知命而
不憂兮亦何榮乎藝省系曰天生萬物人獨靈
兮賢愚貴賤相逕庭兮于飛坐翼行路難兮富
貴何常時命慳兮日居月諸無失時兮君子固
窮知我希兮我思古人耽道真兮芑芑元氣葆

兮
精純兮誼已遺形物外遊兮修身立命迓天休

聖德懷遠頌

有序

經進文

臣聞虞階舞羽爰格三苗周室橐戈聿通重譯
稽歲巡之典聲教訖於海隅頌時邁之歌懷柔
及於河嶽欽惟

皇上道合乘乾運符開泰文德修而武功振同
一統之車書內治順而外威嚴會萬方之玉帛
固已民安物阜遠至邇寧化馳日出之鄉光被
星羅之壤者矣惟茲喀爾喀國地界要荒世修
朝貢乃伊汗等恃七旂之衆營三窟之謀叛服
無常跳梁間作近則向風慕義率十萬衆以輸

誠懷德畏威逾數千里而進欵

皇上念遠人之歸化鑒屬國之傾心安插務在
有方撫綏必須得所非親巡幸曷協機宜爾
乃撰良辰御法駕日行南陸律中蕤賓七萃
揚鑣九旂建節勲戚侯王之胄絡繹而景從羽
林驍騎之軍騰驤而翼衛六龍行處開壁壘
以歡呼萬乘來時挈壺漿而鼓舞緹帷宿置
輦路新除鑾音與鏡吹偕傳萼祝及衢謠交慶
於是弘宣德意廣沛恩膏壘賜大酺載
頒懋賞編旂立號軍民示以等威授秩量功爵

位分其次第會朝初畢

誠諭重申尚其守法

以保子孫罔或悖道而懼禁網

天威嚴於咫尺

帝命播於絲綸旣浚恤其困窮復厚貽之
樂利遂其生而復其性盡屬蒼黎宅爾邑而畋
爾田皆爲赤子恩同覆載澤並生成從此受共
受球太史紀明堂之位納總納秭職方陳王會
之圖功烈皇哉規模遠矣臣才非艸檄職在陳
詩喜逢六宇承平快覩九達清宴爰拜手稽首
而獻頌曰

皇帝御宇今三十季湛恩翔洽闔澤遐宣光華

舜日浩蕩堯天必世而仁維其有焉以揆文教
四隩來暨寄象鞮譯獻琛納贄各遣侍子同文
是試鼓鐘喤喤辟雍習藝以奮武衛萬國朝正
侯王君長拜舞 闕廷龍媒虎脊貢自西溟駢
衡接趾充仞郊坰 皇威伊濯無遠弗極絕域
殊方屏營帖息示以招徠安其反側沐浴歌
以順 帝則四十八部擁衆分居驟山驟水道
里逶迤瞻雲望日引領企而若崩厥角稽首來
歸 天子曰咨咨爾遐荒情同若保視切如傷
拊循士卒 親歷戎行警蹕肅穆纖塵不揚爰

賜宴犒盛陳尊俎醢酒椎牛踴躍蹈舞爰 頒
賞賚文錦璣組服其命服衣裳楚楚爰編旂號
樹之風聲爲臣爲僕永息戰爭爰班爵秩約以
章程爾公爾侯篤守忠貞 天子神聖旁燭幽
隱 天子仁慈曲全愚蠢嵩呼者三聲聞遠近
薰風徐來阜財解愠肅清邊徼悉主悉臣銷鋒
息燧服教畏神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萬季 天
子景命常新

凡在含生之類受氣之倫靡不沐浴光華
謳吟衢壤矣茲者時逢朱夏序屬南訛品
物既以咸亨百昌于焉茂遂披惠風之習
習望甘雨之祁祁

皇上俯念田功殷憂民瘼誠恐土膏失潤以致
耕耨愆期爰

命千官用修羣祀何意

王言甫出

天聽非遙不煩箕畢之推自見雲龍之應豐隆震
響屏翳流波始靄霖以霏微繼沆沱而霑

足泥融土壤把鋤耒而歡歌水滿桑田停
桔槔而忭舞昫昫禹甸盡屬膏腴膺膺周
原皆成沃衍蚤識屢豐之兆預徵大有之
祥此皆由我

皇上平日敬

天勤民積德脩政感通者有素響應者自神豈非
休嘉駢集至治可爲馨香協氣旁流太和
常在宇宙者乎臣奉際

昌期欣逢

盛事敢辭蕪陋敬効賡颺爰拜手稽首而作

頌曰

聖皇至德通乎神明

一人首出萬邦咸寧河清海晏地平天成奉若

不違山川効靈乃

軫民依乃祈甘雨凝神穆清恭默九五

戒爾羣工齋祓官府將禮百神享祀備舉牲牲

未具圭璧未陳

天心垂愛至誠感神風雷乍迅雲雨維均既優既

渥惠我農人田畷載歌曾孫有喜適彼南

畝或耘或耔播厥百穀黍稷茂止實惟豐

季

邦家之祉粵若稽古龍見而雩習樂教舞以

率羣巫豈若今茲默禱潛孚應時澍雨汜

濩沾濡我

皇聖德穆然淡遠我

皇聖治煥乎丕顯化洽幽明功超謨典位育中

和乾坤合撰山嶽獻瑞川瀆呈祥湛恩汪

濊澤被萬方

天錫來牟有飶其香萬季玉食福祿無疆

沙漠不脩朝貢屢擾邊陲業自外於生成
應蚤加以征討

皇上恩深懷遠念切招攜未彰九伐之威先
布十行之諭冀其格心而効順或可宥罪而矜
全何意噶爾旦蠢爾無知冥然罔覺不思
鼠伏反肆鴟張

皇上軫念民依殷憂寇亂謂此寇一日不滅則
吾民一日不寧塞外一日不清則內地一
日不靖欲平反側敢憚勤勞爰以前季二
月癸剛辰提禁旅

躬擐甲胄

親歷山川師至拖林

駐蹕於克魯倫拖諾山等處於是萬隊貔貅依
彤雲而結陳千羣鵝鸛按列宿而排營始
分道以交攻繼合兵而接戰前後有連環
之勢左右爲犄角之形無不賈勇先登夏
番競進蝨旂直指天山之壘嶂都開鐵騎
橫趨瀚海之流沙悉靜陳尸割馘築京觀
及于尋解甲投戈豎降幡者萬數旣執俘
而獲醜亦逐北而追亾噶爾旦兵盡矢窮

獸奔鳥散未甘面縛終逆顏行爾乃
遣將率師遏其要害分營置堡伺其逋逃暫返
鑾輿制勝九重之內旋

開羽仗折衝萬里而遙因以嚴冬再

臨絕塞過鄂爾多斯之地既振兵威以撻伐復

申

勅諭以招徠維時大漠風高長河冰壯弓隨月
影劔拂霜篳羗笛聲淒征笳閒發塞鴻唳
斷班馬頻嘶糧糗芻芟幸儲胥之有備壺
漿簞食喜絡繹而相迎歸誠者附景而來

向化者望風而至瞻雲就日軍中之刁斗
不驚納贄獻琰邊外之烽煙無警噶爾旦
困窮乏食急迫逃生漫欲窺伺而劫糧旋
罹敗亾而乞款

皇上淡察其狡謀叵測逆志未銷仍畱牧於大
同俟來春而進勦茲於二月初

駕發京師

巡行邊境自雲中抵寧夏進次於狼居胥山是
役也萬騎羽林騰驤驛路千屯卉服擁護

宸遊

皇上於是整飭戎行指揮方略或密授韜鈴以
前進或明申紀律以遄征或息鼓偃旂潛
行掩襲或選徒練卒棄勝長驅或令肅熊
羆步伐止齊之不爽或陳神蛇鳥縱橫變
化之無常凡此軍機悉由

聖算轉輸整暇不煩木牛流馬之奇簡閱精嚴
無非虎視鷹揚之衆千軍環拱壁壘因而
改觀

萬歲嵩嘑旌旂爲之煥彩噶爾且勢窮力竭衆
叛親離旣一子之就擒復外援之盡絕椎

心以哭仰藥而亾其臣丹濟喇等攜其遺
骸及其餘帑并部落三百來歸由是厄魯
特孽種無存殘疆悉下廓輿圖於九服置
侯甸爲一家從此玉燭常調邊徼同遊化
日銀河永洗塞垣共戴光天矣夫自管蒙
古叛服靡常卽使控御多方羈縻有術不
過如嘑韓款塞突利來朝坐諸史書已爲
僅事未有以數十季之勁寇數千里之邊
疆卽歲之中芟除殆盡期月之內掃蕩無
餘如今日之平厄魯特者此豈諸武臣之

勲實惟

聖天子之福蓋由

皇上以圖治之心而戡亂爲安民之計而用兵
思殄小醜於一朝用貽太平於萬禩人心
允協

天意潛孚自夫

出令之時以及

回鑾之日宵衣旰食

宸慮必極周詳沫雨櫛風

聖躬不辭勞瘁

廟謨獨運

睿略萬全此所以計日受降尅期奏凱試爲絜
功而量德洵可軼古而轍今爾乃合遐邇
之歡心極臣民之賀悃咸思推崇

尊號昭示寰區而

皇上大度彌冲謙光益懋卻隆名而弗事辭盛
美而不居惟思仰答

天休俛求民瘼

郊壇廟社虔奉明禋岳瀆神祇遍行告祭懋官懋
賞將校被不次之榮廣教廣慈士民受非

常之澤

赦書到處恩浩蕩而靡涯

方略編時業昭坐而無外治高三古勲邁百王
猗歟盛哉夏乎尚矣臣才非磨盾職在操
觚喜逢塞外之澄清快睹域中之熙皞敬
揚末簡用誌鴻猷爰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御宇三十六季無恩不沛無澤不宣八荒
在宥一氣陶甄同文壹度哀對敷天以揆
文教漸仁摩義梯山航海重譯而至稟朔
朝正遣子入侍於樂辟雍詩書是肄以揚

武功赫聲濯靈六服內外罔不來庭珠璣
象貝貢自滄溟海波不起鯨鯢肅清

皇風所屆無反無側彼昏不知禽視鳥息肆其
奸宄作我蝨賊招之不來伏莽竄逸

天子曰咨聽朕誓辭蠢茲小醜輒敢叛離峙乃
糗糧建乃旒旂

親臨邊徼以總六師九旂斯舉七萃斯扈前茅
抗旌後勁樹羽獨握中權風雲龍虎黃鉞
白旄指麾軍伍諸番稽顙來集軍門或執
鞭弭或屬橐鞬朱常日耀黑甲雲屯厲兵

秣馬電激雷奔枯艸重生甘泉忽湧山靈
驅馳方神護擁天兵飛度叛人震恐東西
合圍將士奮勇摧枯拉朽搗穴覆巢負嵎
虎遁營窟兔逃兇徒膏斧僞帥銜刀餘黨
潰散墮谷填濠初振軍聲三月大捷疾如
天下竹破駭若機發再整軍威受降弗絕斗糧
不偕尺矢不折

聖駕三臨赫赫皇皇陳師鞠旅威武孔揚渠魁
自斃脅從偕亾頑童孽女就鎖琅鐺從此
邊隅欖槍永掃霧散煙消天清日照勒石

山巖升歌

郊廟布德施仁謳歌載道慶纏五緯瑞叶三辰邇

安遠至偃武修文德洋恩普淪浹無垠

天子萬壽福祿駢臻

萬壽無疆頌

經進文

帝德廣運文武聖神時雍風動萬物皆春鴻圖
式廓寶曆常新太和充溢諸福駢臻

天眷

聖皇萬方玉食載錫純嘏子孫千億時維
南巡惠此下國河流底定兆民允殖

聖誕令節三月良時惠風和暢庶物恬熙卿雲
如蓋遠拱紫微照景飲醴福祿來綏近市
遙邨稚童耆叟就日瞻雲子來恐後捧香
頂祝獻羔進酒踴躍歡忭高嘯

萬壽諸王勲戚百辟公卿觴陳瓊液樂奏韶韻
趨蹌拜舞喜起重賡而昌而熾歌頌難名
天子萬季臣民胥慶山岳祥呈川祗瑞應玉燭
常調金甌永定化洽垓埏恩孚翔泳白若
稽古天保之詩受祿受福燕享陳辭我
皇之壽奚啻九如亦曰如

天永永無期

嘉禾頌

有序

蓋聞農為邦本食乃民天虞史敘土穀之修周
官司稷種之辨良以上天誕降嘉種攸殊厚地
資生蒸民乃粒詩書所載由來尚矣欽惟

皇上德符覆載化協生成居斗極而釐定三辰
鼓洪鑪而陶鎔萬類 瑤穹啓運開赤文綠字
之奇寶地呈祥協澤馬器車之應固已休徵畢
集嘉祉殷流普天共被薰風率土同遊化日矣
近因偏隅之荒旱致厯 乙夜之焦勞蠲舊逋
蠲新賦行輒再三發倉廩發帑金動逾百萬

皇恩浩蕩民困昭蘇惟 聖澤之咸周自 天
休之滋至茲者 巡行郊甸 咨詢農桑萬井
歡騰千邨喜躍競致嘉禾之獻竝生兩穗之奇
傳示臣工聚觀靈異萃五雲之滋澤色映瓊葩
沾三露之氤氳香浮金粟此因 天心坐愛故
令物產呈祥欲以寬 睿慮之殷憂昭 聖仁
之廣被蚤識豐季之兆頻書大有之徵也夫物
以地生瑞因德致成周同穎視此孰多東漢兩
岐方之蔑過自非太和常在宇宙至治可通神
明上感星精下孚土德惡能名此禎符彰茲嘉

貺者乎 臣學同萑稗才等秕糠奉遇 昌時愧
縻太倉之粟恭逢 盛世欣觀北里之禾敬効
賡颺敢辭蕪陋頌曰

聖皇至德幽贊神明兩儀助順庶物効靈玉衡
自正泰階咸平五穀成熟應時舒英爰有嘉禾
生於北地吐秀銜滋日暄風被光比瓊芝色踰
蘭蕙景貺攸臻呈祥獻異曾孫喜舞田畯歡歌
充箱實壑櫛比孔多遺秉滯穗連莖併柯莫非
帝力翔舞太和在管成周異畝同穎亦越東
漢兩岐相竝豈若我 朝盈疇瀾井方苞堅好

潤醴照景啓篇稽牒 咨爾儒臣德至於地緯
書昭陳屢豐有象黍稷蓊蓊歡騰蒼赤慶溢簪
紳我 皇之德由斯益顯我 皇之化由斯彌
遠恩普堪輿澤流墳衍太和蒸被徵於物產山
川毓秀雨露凝芳地不愛寶 天用降祥載記
濩之福祿穰穰萬方有慶 聖壽無疆

滄溘文彙卷二

春秋講義序

長洲尤珍謹庸著

石兄徐師於書無所不讀於五經諸史百家之
說無不有所撰述珍因受春秋於吾師而得闕
所著春秋考翼觀止訂胡說約等書既卒業伏
而思仰而歎退而就所以謹述焉竊以孔子
之教門人也不外博約兩端顧人之騫博者每
患窮大而失居而守約者又未免失之固陋卽
如春秋一書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舉業家恒苦

其繇襍卽先輩亦謂然而近日則從佗經改肄者甚多何哉蓋向無成書而今則有講義可考向有脫母傳題而今則俱廢不用止存合題與單題事半而功倍有固然者獨是世之學者不思從博以歸約而輒欲爲廢博徑約之事經傳之不熟左國之不知而斤斤焉惟以擬題與記題爲要訣且夫春秋之題亦多矣擬一而廢百記一而遺十雖使弋取功名而於學業毫無所裨况乎因循苟且功名未必卽得而學業亦卒於無成可慨也閔子馬有言曰不學而無害則

苟而可今之爲舉業者亦相率以日趨於苟而已憺乎吾師之書未行於天下而不能盡有以正之也今觀考翼一書援據周詳何其博與說約一書講解明晰何其約與觀止訂胡二書則又標題悉備辨論必精何其博約兼盡與噫嘻經學之不明久矣今使羣萃讀春秋者於此示之以考翼必俛首而不視示之以說約必拭目而願觀示之以觀止訂胡必卒業者半不卒業者半其喜約而不喜博大槩然耳抑知聖人之道必游息乎六藝之途而後可求一貫之旨儒

者之學必廣按乎百氏之說而後可成一家之言則吾師之著述固有其本末焉非苟而已也吾恐後之讀是書者習其文而遺其實樂觀其簡便而不復研究其精淡故舉聖門博約之訓以爲言而見予小子平日所受教者固自有在而不徒區區咕嗶記誦間也旣自奉數學之有傳而尤願爲天下之聞風而私淑者告焉若其書之是非不謬於聖人自有起而表章之以置於石渠虎觀中者予小子又何敢贊一辭謹序

恭賦

聖駕奉闕里詩序

蓋聞圖疇肇啓道已闢於中天精一相傳教獨尊乎東魯君師竝軌今古同符欽惟

皇上德秉生知學由天縱治登雍動咨儆常淡化洽文明時幾彌勅爰舉省方之典特詳

奉魯之儀

駐蹕尼山

停鑾闕里率千官而

崇祀襄多士以駿奔門開數仞之宮奠設兩楹之阼采芹采藻入廟而俎豆斯陳見羹見牆登堂而琴書宛在摩挲檜樹手澤猶存緇閱漆經心傳若接睹天顏之有喜知聖道之重光典

禮皇哉規模遠矣晉漢皇過魯曾祭太牢宋室
崇儒還親下拜歷代俱修秩祀累朝遞錫隆稱
非無屢謁之文未極表章之實孰若我
皇上淵源默契道法親承追琢 雲章儼若珠
聯而璧合淋漓 寶翰不啻鳳翥而龍翔授博
士之官特加異數訪元公之後重畀殊恩洵史
冊所罕聞亦昇平所僅見臣恭逢盛事奉際
昌時媿無史籀之篇竊慕崔駰之頌謬拈弱管
敬贊鴻休

恭頌

聖駕南巡詩序

經進文

欽惟

皇上德同天地道竝義軒文教誕敷武功耆定
民安物阜禮備樂和百度具脩萬邦咸理
薄海內外無不含哺鼓腹歌咏太平久矣
惟是黃淮兩河之閒衝決靡常民受其患
國家不憚費數百萬帑金屬令重臣脩築未
見成功必得典

聖天子躬行經畫庶河流底定萬世其永賴乎

皇上憫念民生乃於三十八年二月之吉舉古
帝王巡守之典

親幸河隄臨流相度備觀形勢指授機宜俾諸
臣奉以遵行蚤期奏績於是東南之民莫
不喁喁然望

幸焉在督甲子南巡

皇上見吳俗繁華

諭以敦本厚生息爭崇儉副

朕老安少懷之意已巳南巡復

申誥誠今距十載風俗其丕變與人心其復古

與浮靡之習其返於淳樸與

聖心淡為軫念因渡大江歷吳會省耕稼問農

桑采風詩觀土俗所過之處供億不煩舟

車不擾百姓焚香頂祝遮道歡迎以至窮

鄉僻壤白叟黃童翹首企踵瞻仰

天顏者亘千餘里不絕時值三春節逢

萬壽百姓攀畱

車駕共効嵩嘽為

太平天子無疆之祝蓋遠近之人鱗集輻湊望
行宮而遙拜者不啻億萬計歡聲雷動喜氣雲

蒸人心之悅豫一何至此乎此由我

皇上聖德神功奠安海宇四方無事百穀屢豐
厚澤深仁淪肌浹髓所以百姓愛戴之誠
洋溢鼓舞有若斯之盛也臣久直金門近
歸田里親見我

皇上過化存神超越千古輿情僉應迥出尋常
雖學術蕪陋而歡欣踴躍之懷不能自已
敬撰五言律詩十二章以頌揚萬一云爾

恭頌 聖德萬壽詩序

臣聞唐堯德峻爰申三祝於萼封夏禹功高聿
畀九疇於洪範惟神靈首出萬季開有道之長
斯福祿來同四海効無疆之頌欽惟

皇上德符健順治協清寧應曆挺生著繞電流
虹之瑞握圖受御徵感樞貫昴之祥巍乎煥乎
覩星雲之紉縵悠也久也仰日月之升恆五十
餘載之恩澤無窮億萬斯季之尊榮未艾茲值
聖齡初度適逢萼甲方週 天佑
一人民歌 萬壽是日也六宇澄鮮三階朗耀

佳氣浮而慶雲現和風集而旭日升閭闔晨開
周廬列衛軒墀晝靜羽仗齊班集劔佩于筦閒
羣分鷓鷯拜冕旒于日下競獻共求以至窮
鄉僻壤之民左食侮言之族莫不喜溢嵩呼歡
騰酺宴雲璈錦瑟聆雅樂於鈞天象管鸞簫奏
僊音於閨苑瓊漿玉露頻增九醞之觴火棗交
梨迭進千季之果覩蕃禧之滋至信純佑
之重申此由我

皇上發粟蠲租省刑赦罪每採風而問俗時察
吏而安民厚澤積於寰區深仁洽乎黎庶故使

家登康阜戶慶盈寧筐篚羣將梯航畢集太清
觀宇俱傳檀熾之音般若園林胥聽迦陵之響
人心之悅豫如此天眷之崇隆可知臣季際

昌期欣逢景運仰瞻黼座願季季垂堯

舜之衣裳共沐恩波應歲歲樂唐虞之宇宙
不辭蕪陋敬効賡颺爰拜手稽首而獻七言近
體共十二章以比於塗歌巷祝云爾

姚綏仲文彙序

先儒云文為載道之器竊謂載道之文今之時
 義亦其一也士自束髮時誦習五經四子之書
 即取洛閩諸先儒傳注一一講明而研究之融
 會貫通然後發之於文元元本本根極理要其
 言之淺者涉道之藩籬而淡者往往造其閩奧
 故自制科取士以來理學經濟名臣代不乏人
 然則時義之為功亦鉅矣歲在戊辰余奉
 命分校禮闈自惟管季揣摩攻苦及下第濩落
 之况如昨日事盟心自矢必慎必勤繙閱之下

不憚再三甲者愛同拱璧而乙者猶若有遺珠
之惜乃於其中得一卷焉見其局整以暇其詞
雅且醇其氣渾灑流轉而不離於法循諷周環
爲擊節歎賞者久之旣而薦之主司亦無不歎
賞者二三場復博雅淹貫兼董賈之長遂薦爲
首卷以魁一經比榜發知爲桐城姚子今其全
墨具在亦旣縣之國門見稱於當世矣及接其
人則莊莊乎君子也出其詩古文辭讀之則熙
熙乎大雅之音也姚子爲羹湖先生次子先生
鄉會領首薦闈墨至今爲士林所推著作等身

名聞海內姚子得於庭訓者有繁宜其根茂膏
沃見諸文者藹然皆仁義之言與繼自今姚子
讀書中秘萼國之文日益工矣余將望其求進
乎道上之研窮天人性命之理次之考論經術
世務爲明體達用之學當 聖天子崇儒重道
銳意圖治之時於以仰承 顧問報稱任使立
德立功胥於是焉始基矣因序其橐而以此進
之姚子其益知自勉乎哉

潘書原文彙序

戊辰春余奉命分校禮闈得士八人宜與潘子其一也潘子之文風神諧暢義蘊遙淡運以古雅之筆跌宕多姿二三場清辭警句波屬雲委其經營慘澹似太史公筆意余故亟爲之歎賞不已夫自古文章家莫麗於左莫奇於莊至太史公而雄淡雅健沉鬱頓挫盡開合變化縱橫排宕之致幾爲千古文章之祖聞潘子平居揣摩輒手太史公一編不置宜其發之於文有神似而不自知者余闈中歎賞固在尋常筆墨

之外也抑嘗聞之太史公周遊天下歷覽四海
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游故其文疎宕有
奇氣今潘子家宜興生長山水奧區銅官罨畫
善卷諸勝足以供游覽者何限臨杜牧之水榭
登任公之釣臺訪東坡之別業其亦有以開拓
胸襟而發皇耳目也乎日者潘子讀中秘書入
直承明出遊輦轂瞻京闕之巨麗交館閣之英
豪聞見恢奇意致冲邁所謂極天下之大觀而
無憾者以是激發其志氣將見文日益工學日
益富而余益無以測其所至矣是爲序

趙侶臺文彙序

時義之體創自王文公自明迄今俱以之取士
不能廢蓋時義所言者皆聖賢之言學之者必
講明義理體認傳注將五經四子之書爛熟於
胸中然後著而爲文無非發明聖賢之蘊卽神
情口吻亦必揣摩曲肖而一一挫之筆端由是
因文見道以學聖賢之學最爲親切非若詩賦
策論之與道尚有間也取士之汰斯爲善矣第
文體每隨一時之風氣而風氣所至往往日變
而不窮逮其敝也士不務通經好古而惟以含

糊影響曼衍浮游之說相率苟且以文其空疎甚或厭常喜新矜奇弔詭破壞八股之格律以恣其猖狂不根之談一人倡之羣而和之非得在上者挽回而救正之不止風氣之轉移恒視主司之好尚則取士之責顧不重哉戊辰春余奉命分校禮闈思得大雅不羣之士以追先正典型而祛俗下文字之陋習蓋曼曼乎難之若毘陵趙子亦大雅不羣之一也有明三百季時義首推者四家四家中如唐應德薛仲常皆毘陵人趙子生於其鄉兩先生之流風緒論必

習聞而熟識之故其爲文不屑苟同亦不求立異會心切理練意修詞於六經得其根柢於兩漢八家得其風骨於先正傳文得其矩度恒斂其不竭之才不盡之思舒徐容與以按部而就班覺筆墨之外神韻悠然書卷之氣溢於楮幅以視向所云云者旣棄去而不爲而因文以見道則與吾說或庶幾焉趙子承稟家訓循循雅飭通籀後澹泊儉縈不異寒儒茲以妙季出宰百里行將繼乃祖乃父之業而光大之則於今日潤飾吏治他日黼黻皇猷所謂學聖賢之

學者卽於服官涖民時覘之矣而豈特以區區
時義追踪其鄉之唐薛兩先生乎哉

鄭山啓詩序

鄭子山啓梓其詩若干首而乞予序之曰非子
莫知我也予窮於世久矣非山啓亦莫知予顧
自惟古人闇然之學不求人知以故未嘗于時
取譽而獨喜山啓爲知予者誠以沒世無聞君
子所羞必得一人知己可不恨耳乃山啓亦以
予爲知己而欲得予序夫如是安可以不言憶
自總角時卽與山啓爲忘形交迄今數季不殊
一日其間更歷窮愁抑鬱憤恨悲歎侘傺無聊
之况惟吾兩人共之而不平之鳴時時發之於

詩風雨晦明迭相唱和雖自悔其少作抑亦不
得已而然也今山啓以制舉業傑然見稱於時
揣摩旣就行將見遇於主司而以功名顯則失
詞章之汎濫馳騁其亦可以已乎然吾謂詩與
文異流而同源苟能無所爲而爲之無不可竝
進乎道每怪今之爲制舉業者往往得失縈其
慮毀譽榮辱亂其心則不特學問品行未純也
卽其爲文亦必不工而山啓向日作詩不過藉
以陶寫性靈發抒胃臆銷磨其壘塊之氣非有
計工拙及逢時好之意存於中固無所爲而爲

之者也則管人所云因文以見道者安在不可
因詩以見道邪自茲以往尚其進求夫道德仁
義之歸而不惑於紛華勢利之習則其心氣必
和平其性情必中正發而爲詩皆有道之言也
詞章云乎哉此予與山啓所交相勸勉者若其
詩之清新俊逸跌宕自喜則世自有知者茲不
復云

其間子弟之有才能者
 悉束之高閣而不問而其間子弟之有才能者
 每竊取而窺之於為文之暇間為歌詩以自表

陸章有詩序

今夫父之所以教其子師之所以教其弟有不
 以聖人為法者哉夫惟父師以是為教則子弟
 亦必以是為學苟教與學扞格不相入則父師
 之教不行而子弟之學亦卒於無成世之父師
 於子弟孰不欲教其讀書然所謂讀書者非特
 科舉之業已也而今之人惟以八股之文為諄
 諄夫既從事於八股之文則凡一切古人之書
 悉束之高閣而不問而其間子弟之有才能者
 每竊取而窺之於為文之暇間為歌詩以自表

見此寧非好學之一端而父師之聞且見者必
爲之動色而相戒其意何歟豈以文爲載道之
器而詩則無關於道耶若然則聖人之訓弟子
者學文足矣奚取乎學詩乃孔子之教其子也
曰不學詩無以言其教門人也曰小子何莫學
夫詩此何以稱焉習聞聖人之說而不思亦過
矣夫父師之愛子弟也甚於子弟之自愛管者
三代盛時原未嘗以詩取士而聖人必以詩教
其子與門人豈故爲是迂而無當之學哉夫固
謂學古者有獲而通經之可以致用也乃今之

人第以竊取功名爲榮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
念取詩與文而二視之遂疑作詩者有妨於文
焉則亦惑矣且人非有兼人之才必不能爲兼
人之學詩與文非有二也若其能文者而復優
於詩則安見爲詩者之不益進於文哉吾友陸
子章有正士之有才能而喜爲歌詩以自表見
者也其所爲詩清真秀逸行將日底於古人而
非予今日之所能量者特其欲專於科舉之業
而不欲以詩自名予故質之於聖人之教以序
其詩竊謂爲父者如聖人之教其子亦可謂至

矣爲師者如聖人之教其弟亦可謂切矣乃今之爲父師者不思仰法乎聖人而以流俗人教其子弟且謂今之詩非聖人所爲詩今之文非聖人所爲文則將并此詩與文而廢之乎夫亦未識詩與文之源流而於聖人之教未嘗深思之而自得之也

黃韞山詩序

歐陽子之言文也曰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惟詩亦然今人但喜作詩而不識詩之源流正變則無以得詩人之意而其詩亦必不工蚓竅蠅聲一唱百和此正所謂不知而作者而乃詡詡焉自悅而自足希光附影以詩鳴於世而世亦羣謂其能以詩鳴是則流俗人之見而未可與知者道也夫詩自三百篇以降而離騷而樂府而古詩其體屢變漢魏尚矣沿及陳隋漸失之靡唐初陳子昂起而振之沈宋蘇李二張輩

又相率作爲律詩至開元天寶間燦然大備稱
極盛焉由是論詩者莫不以唐爲歸宋元明以
來學者遂各有所宗有宗盛唐者有宗老杜者
宋則宗老杜者多明則宗盛唐者多其間之淺
深離合未易悉數而大端則不越乎此吾友黃
子戢山爲五岳山人之後固以詩世其家者也
五岳子曰淳父兄曰得之兄子曰清甫與中表
四皇甫研席應求互相鼓吹王元美謂太原兄
弟竝擅菁華汝南父子嗣振騷雅可謂吳中盛
事戢山胚胎前光能起而嗣之自其少時下筆

已驚其長老壯而與當世之大人先生遊名聲
藉甚今老矣其詩益工而其意恆歆然自下每
與予論作詩宗旨輒以爲然而能淡識其所以
然所謂易悅而自足者戢山無是也夫詩有源
有流有正有變熟悉其源流正變則可兼唐宋
之長奚必謂唐有詩而宋無詩且或學宋詩而
遂至大遠于唐詩哉戢山之詩格高而調壯詞
警而意新出入變化于北地濟南而總以盛唐
老杜爲宗自以功名未顯于時恐詩之不傳而
問序于予予謂五岳集盛行于世君能嗣其家

學而又何憂詩之不傳夫江河之潤能及千里
溝澮之涸曾不崇朝戴山之詩不爲溝澮而爲
江河也于予之論詩而蚤辨之矣彼誇世而取
寵者孰若傳世而行遠昌其遇者又孰若昌其
詩耶歐陽子之序梅聖俞詩曰窮而後工序蘇
子美文曰屈于今世而伸于後世後之人讀戴
山之詩者其亦不能無感也夫其亦以予爲知
言也夫

鄭山啓詩餘序

詞者詩之餘也詩與詞皆發乎情者也古人之
詩上自公卿大夫下逮農夫婦孺輩莫不有作
故其爲教也大而其言情也真自採風旣廢而
風雅一道遂寥寥千古後有作者弗能及也漫
淫而爲詞抑末矣然爲情之所至則一焉亦惟
作者自愛發山水之清音調宮商於大雅勿失
則俚勿失則褻庶幾得詩人之意也云爾吾友
鄭子山啓下筆無不妙天下而尤好爲小詞纏
緜委折令讀者忘倦信乎情之所至足以移人

也世之人欲讀山啓之詩者卽詩餘可知矣

衡栖集序

周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曰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而不及於才豈以爲婦者不當有才耶若然則古之班姬左芬韋母瞽大家之流又何以稱耶予謂爲婦者不妨有才而不可自見其才惟不自見其才則因才可以觀德焉予友吳士安夫人蓋才而隱者也其所著衡栖集多低回幽怨之言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與予因之有感矣夫天下士之懷奇抱異淪落不遇於時者何限若其身爲女子相夫子以讀書出則偕

滄溪文集卷二
榮處則偕隱固非在己之所得而主也則其不
遇之悲較之於士轉覺有不能釋然者顧能安
之若命不以交謫而僅託之詩以見志殆所謂
才而兼有其德者耶跡其所作之詩已閱十餘
季矣而同里之士無有知者卽聞爲知者所稱
而亦未嘗輕出以示人以視世之沾沾好名者
相去爲何如而其才亦豈易量哉予故樂得而
道之以戒世之有才女子如李易安朱淑真其
人者

施烈婦遺艸序

歸震川嘗著論以女子未嫁而爲夫死或終身
不改適者爲非禮余曾申明其義以訓世至於
婦人之殉夫見於史書今世亦往往有其事則
不憚亟起而表章之乃甲令於隨夫自殉者例
不得旌母亦以立孤爲難死爲易欲勸天下以
守節而不欲導天下以輕生故雖弗之禁而亦
弗之卹歟則夫匹婦之諒其亦可以已矣洞庭
施氏歸於吳生夫亾後守節五季因繼姑屢逼
改適卒至自盡此正衛共姜所謂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者實出於不得已而然非輕生者比也
跡其自敘文云夫無嗣不可死葬無資不可死
不逼改適不必死後因夫之再從兄舉子乞立
為嗣又家停四喪售遺產之贏蓄為營葬資而
曰吾今始可以死矣遂以諸事囑宗族及親父
奠祭亾靈血書數言以自縊其擘畫周詳從容
就義如此嗚呼可謂難矣不知衛共姜當日曾
有是若漢史所載沛郡桓氏潁川荀氏之屬
則固未聞有是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向使
不奪其志得以無死則喪葬畢舉撫孤有成異

日克自樹立必將邀 國家旌門之典而今已
不可得矣豈非其命也悲夫所作絕命詩古體
一章嗚咽酸楚讀之令人感歎不能已晉范史
載蔡琰於列女傳後人議之然蔚宗不云乎按
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專在一操而已今施氏之
烈非蔡琰比而其詩之格調則髣髴與悲憤二
章同工可以流傳史冊坐之不朽矣予未及核
施氏之里居氏族第見其遺艸所述既欽其烈
復歎其賢且才因書其梗概冀世之君子共為
之表微闡幽云

閻然齋制義自序

文章其可信乎其不可信乎以爲可信吾未見能文者之必遇也以爲不可信吾未見得遇者之不能文也可信不可信之間此其中蓋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予自十一歲學文迄今十有五季矣其始也讀左國史漢八家之言則學古文以爲時文洋洋纚纚每爲通門執友所稱其繼也應童子科則舍古文而學爲時文後功令以策論取士則竟欲學爲古文而一時同學諸子咸以予文爲高今功令復八股因取四書大

全及先輩程墨觀之則學爲先正之文乃或謂
合乎先正者必違乎時好遂與同學諸子仍專
學爲時文焉噫嘻予之爲文亦既有季矣予雖
學爲時文而予文之與時文亦少異矣竊嘗舉
孟子之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予謂爲文者之工夫
次第亦若是焉云爾世之人求其說而不得以
爲迂而無當也遂相與大笑之卽或知其說而
未必能造其域則所謂善信美大聖神者亦徒

託之於空言而不能得之於實詣嗟夫子之不
遇於時其言未驗於天下而天下莫能信予之
言也憶己酉之試予之簡鍊揣摩者自以爲可
信矣而不獲見遇始疑文章之不可信焉及至
於今復取己酉所作者閱之然後恍然於向之
不遇爲無足怪而文章之未始不可信也蓋君
子之爲學也貴乎深造而尤貴乎自得苟深造
而無自得之境則見賞於識者而未免見弃於
不識者夫惟識與不識而皆知其爲美此乃天
下之至文卽所謂可欲之善得以積而至於聖

神之地者固予近日所孜孜自勉有志而未逮者爾然則自今以往予之文其可信乎其不可信乎予不得而知也所可知者惟盡人以合天而已固未敢謂能文者之必遇而得遇者之必能文也

存橐自序

予自乙丑給假歸梓橐五十首甲戌再給假歸迨今庚辰復梓橐八十餘首非欲問世聊以示後人耳嗟乎予之為此亦既勞且憊矣回思二十季前紙窻鐙火風雨晦明孜孜矻矻以殫精竭神者不知幾經歲月也而所為止於如此亦可見文之難工而作者之不可苟焉而已蓋聖賢之言平易近人無新奇可喜之論作文者不過闡發義蘊適如聖賢之言而止雖有聰明才智亦無所逞乃今之人矜奇弔詭破壞格律以

肆其拍張叫囂之習不亦僨乎歐陽子之論時
文也曰順時取譽予文既違時好其不足以取
譽也決矣然以求合乎聖賢之言則尚可以無
媿故梓而存之以見予管季所作閱久而弗忘
願後之人不徒視爲弋取功名之具而淡求作
者經營慘澹之苦心則於聖賢之學亦不甚相
遠也夫

春秋橐自序

予自壬戌登第湯君子方爲梓春秋橐六十餘
首行世今林居無事檢舊笥又得五十餘首念
管季苦心恐就淹沒復梓橐以示後人夫春秋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向有三傳異同而今則一
以胡傳爲準作文之要在乎發明傳旨句挑字
剔頓挫跌宕務醒出傳中之眼目而後已其於
聖人當季筆削之意雖未知何如而傳所云然
文亦不得不然若於傳外別立議論失之遠矣
至合題兩對中起承轉合亦惟因傳中自然之

勢而出之不可強作配耦爲文如此疑若無所見長然能將胡左二氏融會貫通深入奧窔則用筆如化工肖物有非他經之文所得而及者因文以合傳因傳以合經庶幾不失聖人筆削之意矣乎予家世義經改習春秋未能精熟淡有愧焉既付之梓亦旋悔其多事云

淮南草序

立乎唐宋元明之後而欲爲詩詩固未易爲也必其熟悉乎詩之源流正變得宗旨之所在而後可以卓然成一家之言若中無定見而隨波逐流則其詩必不工夫詩有性情焉有學問焉宗旨在是則性情學問卽隨之而出務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而不惑于輓近時俗之所趨斯其詩可以自得亦可以自信豈譁世取寵者可同日而語哉有明之詩自北地信陽輩力追古始逮濟南瑯琊輩嗣起稱前後七子欲不讀唐以

後書其弊在擬議而不能變化陳陳相因漸成
臭腐虞山起而排之于宋人中標着山劔南二
家以示箴砭爲學者所宗顧今之爲宋詩者專
尚尖新徒求纖巧掇其皮毛而遺其神理棄置
其精淡而描摹其陋劣則亦謂之今人之宋詩
已耳其於風雅之義未知其有合乎否也戴君
紱齋以淮南草二卷問序于予此係公餘所成
殆以之陶冶性情磨礪學問者歟讀其詩含英
咀華雅變迭出其詞意和平處得力于唐其議
論發越處得力于宋會古人之精神血脈而不

襲古人之面目殆能兼唐宋之長者與嘗慨作
詩固難卽論詩亦不易新城王公之談藝曰典
曰遠曰諧曰則其選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
聖嚴滄浪緒論重在興趣神韻謂言有盡而意
無窮妙在酸鹹之外商丘宋公互相羽翼其說
詩數則雖與新城大同小異要于風雅有裨學
者舍二公之宗旨其奚所取則焉得其宗旨而
涵養之以性情擴充之以學問不必尊唐而詘
宋不必宗宋而祧唐卓然成一家言以自得而
自信亦庶乎其可也紱齋詩能出入于唐宋間

而不染于唐宋之舊習可以作詩亦可與言詩也巳予故樂爲之序至其政事之簡易惠愛之及民淮南人士能道之茲不具云

滄溆文彙卷三

玉機微義序

長洲尤珍謹庸著

天下凡事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漫學而於醫尤甚眉山蘇子述蜀諺云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夫醫至於費人而可輕言學乎學之若何曰在讀書今之爲醫而能讀書者鮮矣卽或從事於讀書而抱殘守缺執紙上之陳言不能好學淡思神明其意取有定之方治無定之病而方不對病竟至以病試方甚或增減過當而失

其本旨因此用藥罔效而輒謂盡信書之不如無書也不亦慎乎夫古之學者必有師術業必本乎師授議論必守其師說讀書而不從師則徒博而不知約汎濫而不得其指歸雖多亦奚以爲顧師亦何常之有能自得師卽爲善學吾之所謂師非今人之所謂師也予在京多病乞歸杜門日以醫藥爲務閒與沈子佩游胗治見其切脈辨証不爽毫釐其製方用藥必細心斟酌極其詳慎緣此逞逞奏功居常談論竊訝其胷中淹貫於內經及諸家之論無不洞悉於大方

方襟症婦人小兒諸科無不通曉意其不遇異人必獲異書旣而出其所校玉機微義一編問序於予因恍然曰沈子之得力者其在斯乎此編輯於會稽徐彥純吳陵劉宗厚二子皆淡於醫學者也而其私淑者爲丹谿朱先生故編中所纂述原本於經旨參究於張劉李諸大家而一以丹谿先生之說爲權衡研極竅要發揮簡明以此梓惠後學其免於費人之誚也決矣予閱元史知丹谿爲許文懿公高弟清脩苦節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殆以儒而通於醫

滄流文集卷三
者誠由徐劉二子以師丹谿由丹谿而并師張
劉李諸大家以上遡神農軒轅岐伯諸古聖賢
無所不學卽無所不師於以治天下之病病其
有豸乎乃知沈子善讀書者也能自得師者也
學醫者學是書焉可也

病機合論序

古者民生敦龐風氣樸茂嗜欲攻取之情未甚
故海內多仁壽之俗迨後世而智巧日以滋矣
七情熾然六疾代嬗而和緩愈扁之屬又不槩
見故民多天札往往不厄於病而反厄於治病
之手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不信然乎元儀
馬君本儒家子講求岐黃之術爲李士材沈朗
仲入室弟子得其指授爲時良醫而於傷寒一
症尤能洞見臟腑癥結標本虛實正變隱見傳
染錯迤一切危難險急人所聚訟却顧傍徨而

海濱文集卷三
三
罔知所措者君獨灼然挺超卓之識排衆人拘墟之見而剖晰其所以然庀方調劑動中窾綮時人始而駭繼而疑終則翕然頰首而歎服蓋予在京師時得於傳聞者如此及請假歸里體素善病與君往還過從聆其言論皆鑿鑿有根據每服其藥只須一劑便已霍然凡家人輩遘疾者無不奏効如神則今之得於親見者又如此君既以醫活人又欲廣其傳以活天下後世用是有病機合論之訂非欲人之執是書以爲和緩愈扁之在是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是

君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焉爾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於邦之有疾病者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以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苟能反覆乎是書將有萬不失一者而又何學醫人費之足憂抑又聞君之用藥也大約宗東垣之術以溫補爲主蓋亦有見於今人之含元葆真遠不逮古而姑以是爲裁成輔相之一助乎上醫醫國吾即於君卜之矣

太上感應篇序

楊子佩文吾吳善士也篤信因果有驗於報施
之不爽欲導天下以共知爲善之樂乃取感應
篇句箋字解繪爲圖象鏤板行世而請序於予
予繙閱再三慨然歎曰帝王之治世也有政聖
賢之覺世也有教政則懸之象魏以行賞罰教
則坐之典冊以昭法戒是故教者所以輔賞罰
之所不及施而又有爲教之所不及喻者則憫
時救世之深心將於是乎窮於是不得已而僭
福善禍淫之說以震其瞶而開其迷此感應篇

之作誠足以顯扶聖教而幽贊王綱者也而有
心勸世者又別出其善巧方便鋪張揚厲著之
畫圖使愚夫愚婦皆有以聳其耳目而作其震
動恪恭之思其用心可謂至矣夫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降祥降殃各以類應此事理所必然初
無可疑而高者馳於荒渺昧者狃於卑近遂兩
失之殊不知鬼神者何天而已矣在天之天與
在心之天無以異也故一念之善不啻有祥風
甘雨以導其和一念之不善不啻有愁煙慘霧
以彰其變以人心之邪正卜天心之順逆天人

之感捷於枹鼓又何待異日禍福之及其身而
始悟哉夫果報輪迴之說儒者所不道而吉凶
善惡之應亦經傳之所不諱故爲推本於聖賢
之所以立教與帝王之所以行政者以見其不
可偏廢而又見是書之用意實殊途同歸其所
疏通證明有功於世道人心非淺也楊子奉母
孝撫弟悌季逾四十無子刊施是書遂應期生
子是亦感應之最著者并牽連及之

晬示錄後序

書成復自咎曰四書五經所言已終身用之不盡今纂此書不幾如程子所云翫物喪志乎既而自維曰人若能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四書五經猶爲糟粕只緣人不能識取此心此理所以教人讀書以爲窮理治心之事今人又將經書所言習焉不察則姑取前人格言善行臚列於前使人易曉庶幾藉以感觸而警省乎凡吾子弟果能畱心聖學則善矣若猶未也則此書所纂正如張子所云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



原件短缺

P7

取之者如何耳似於聖學不無小補云時六月
上澣珍又識

齋居靜坐約小序

聖賢之學動靜交相養而必以靜為主濂溪之
主靜明道之靜坐延平之靜中觀喜怒哀樂未
發氣象白沙之靜中養出端倪皆言靜也蓋靜
時得力斯動時得力靜時能退藏於密斯動時
可行所無事雖疇酢萬變而此心宗然湛然如
明鏡止水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故學者入德
之門必由靜坐始復初彭子訂齋居靜坐約偕
二吳子及予共矢力行而要之於久夫大易言
麗澤在乎朋友講習今之靜坐則視講習尤爲

真切且齋者聖人所慎所以齊思慮之不齊也
與靜坐之功實相表裏若齋而不靜非聖人所
謂齋也予故於是約淡自警勉并望相與有成
云爾其靜坐之法則高忠憲公之說具在學者
視以爲準淡思而自得之可也

募建文昌閣小引

儒者讀孔孟之書其終身所篤信而崇奉之者
舍孔孟奚適哉若文昌爲天之列宿而帝君之
號出自道家言不見於經史宜爲儒者所弗道
然考其爲教非有荒唐謬悠之說不過教人以
讀書修德孳孳爲善積陰隲以致功名夫功名
非儒者所諱言也特視乎其致之者且不负其
所致者若何耳則其教與吾儒足相表裏人能
不背乎文昌則其不背乎孔孟也決矣盛子雲
士爲緇衣方伯之文孫誠齋侍御之猶子固能

讀孔孟之書者也茲者適館西關欲於大士刹
右建文昌閣捐館穀以創興而更望諸君子之
協力共濟其意以爲文昌所在卽洙泗之靈實
式憑之豈曰徼福夫亦振興文教之一助也予
嘗慨今人勸修學校每苦工費浩繁往往經季
而不潰於成若茲之建閣則爲費頗省爲力較
易行見多士響應鳩工庀材丹雘堂構修飭几
筵蹌蹌濟濟虔共奉祀之餘因以會友而肄業
焉其誰不曰孔孟之徒也與

送吳景南進士南歸序

予友吳子景南以己酉舉于鄉癸丑成進士候
選縣令者十年矣而不得除授歲在癸亥吏部
咨取直省進士試內閣中書舍人吳子名在咨
取中因詣部應試又不得與其選其南歸也默
默然若有不自得于中者蓋吳子之意殆將終
隱焉而不仕云或謂吳子優于讀書而未必優
于從政雖不仕焉可也或謂吳子年方壯蘊負
頗淡遠小試一邑以行其學道愛人之化何遽
慮其不勝任且也家貧親老矣則又不容不仕

予聞之而竊有慨焉古之爲貧而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自安于抱關擊柝之賤若今之廣文一官庶幾近之蓋廣文秩列縣長吏下其位甚卑而又以教授生徒爲業則固儒者所優爲其職亦易稱當今世而有卓犖不羈及醇謹自好之士旣不得志于時又不屑役役于簿書錢穀間善事上官以効其奔走逢迎之態意欲超然高隱而又不能不營其升斗之祿以爲印事俯育計則必出而爲廣文無疑也日者格于功令進士例不得改選廣文則雖以吳子之年之

壯蘊負之深遠而以其才試之百里之間能保其必濟否乎予固不得而知也然人之才固有能有不能而志則可以自立夫爲貧而仕非志也苟其爲貧則進不能守廉介之節退必以飢寒窮困亂其心而戚戚焉若不可以終日古之君子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此豈復以出處動其心者耶吾願吳子先立乎其志則仕與不仕俱無不可或者云云予固不能以決之矣

送周礪巖宮洗給假南歸序

士君子讀書筮仕於出處之際不可不熟思而
審計之必其平日能樂道德明義理怡然而自
足泊然而寡營斯進退可綽綽而有餘裕苟其
不然知進而不知退一旦得志往往逞其才智
執力角逐於爭名奪利之場而未有已稍一失
足遂至不堪其憂其或才智執力有所不逮而
爵祿繫其心富貴紛華役其念往往俛仰苟容
雖季力就衰猶戀戀而不忍舍彼其中本無所
自得一念及于去官竟覺無所聊賴愀然而不

樂以是而進退失據者多矣我同季友周礪巖先生自其少時卽以才名藉甚當世顧屢困諸生舉子閒其登第而授館職也食報未免稍遲然人莫不以公輔期之乃先生恬于進取陸沈數載官久不調旣而擢講筵命典試一歲兩遷歷受主恩隆且渥矣而先生乃幡然乞歸若終其身不復出者嘻異矣按禮七十而致仕先生尚未至其季也致仕者曰不敢煩以政先生精力未衰亦非憚煩者也夫以先生之才望在館閣閒非碌碌無所短長者比假使稍貶

其節憑藉尺寸出其智力何遽名與利之不若人此固夸然不屑矣卽使需次一二季公卿亦可以坐致而先生視爵祿富貴爲身外之物曾不足以動其心此其中之自得者爲何如其于出處之際思之熟而計之審者爲何如而先生平日之所蓄積亦豈易量哉魯南豐曾子作歸老橋記其述武陵柳侯之言曰世之老于官者或不樂于歸卒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先生其遂有以爲歸乎吾見先生之積書連屋而著書等身其歸也始有以爲歸矣人皆以國

家之用先生未盡其才爲惜而不知先生伏處
田閒作爲文章歌頌太平其所以報國恩者
正未有艾予一官畱滯欲歸未果見先生之行
竊有媿焉佗日幅巾苾杖從先生于山邨水舍
閒班荆道故共話玉堂舊游其尚有日也夫

送王薛澱給假養親序

斑衣去國贈策難畱書錦辭朝歌驪欲別東門
供帳當季描疏傳之圖南浦班荆此日寫江郎
之賦如我王薛澱季兄家聲通顯才望清華世
德承槐樹之三官階立螭坳之二金昆玉友頡
頄日月之旁鳳閣烏臺掩映雲霄而上寵分北
闕志戀南陔伯也身直講筵歸遲蓮燭季也
望崇亞相起備蒲輪報國既有二難趨庭可
無一子陳情表上九重周覽而褒嘉乞養疏
頒百辟爭傳而稱歎此蓋篤於天性至德可師

亦惟澹於宦情高標莫及信足維持名教靜一
流風者矣時則祖道都亭正開秋鞠登高兄弟
再會茱萸秩秩初筵那得畱君投轄駢駢四牡
行將送子升車辭日下而遄征望雲間而長往
良朋去矣疇無惜別之悲孝子歸兮獨有閒居
之樂會見九峰山畔屢隨元亮之藍輿三泖湖
邊常獻季鷹之尊菜長日赴雞豚之社撰履攜
筇晴天開櫻筍之莊馨羞潔膳堪羨天倫盛事
還貽史冊美談弟也同病相憐聞風欲起溪巖
丹地對紅藥而興思迢遞青山望白雲而增悵

此際牽伊別袂空賡折柳之篇他時遂我初衣
願和采蘭之什

部尚書

延那得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皇上以聖神御極治定功成重熙累洽式序在位濟濟師師凡內外諸臣補授或特旨超遷或選擇升用無不仰稟睿裁俯協輿望而於命相一事則尤其難其慎極其隆重焉蓋相爲一人所倚毗百僚所表式職任非諸臣可比周之三公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歲在己巳夏五月特命戶部尚書崑山徐公爲文華殿大學士制下之日朝壑相慶一時公卿縉紳及里巷士庶無不頌聖天子知人之明用人

之當而又歎公之宏材碩德真足以膺斯任而不媿也維公以弱冠及第歷事兩朝受先帝與今上之知遇者最淡且久每侍講幄說書之暇有所顧問輒從容啓沃委曲開陳其所以仰贊聖學之高淡有非外廷所得而知者至其爲國子師爲學士長一以扶進人材維持名教爲已任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焉簡任風憲掌京察大計諸大典振飭紀綱激揚釐剔中外爲之肅然奏封事而上彈章殆不可勝數蓋公以才學爲當宁所眷注而其蹇

諤之操剛正不阿之節卓然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風朝廷每有大議侃侃正色而言無所隱避閒爲同列所倚重而亦以此取嫉於人坐是齟齬罷官杜門修史者五載旋奉賜環之召再掌烏臺風采益振其所建白及彈劾薦剡無不立見施行中外之人始而畏且忌之者轉相敬服而歎爲不可及或者說以道蓋少貶而公終弗變也天子旣淡知公遂晉戶刑兩部尚書會閣臣懸缺未補遲之幾及一載而今乃特以屬公焉然後知公之簡在帝心者非一

日矣其遲久而後屬公則 聖主其難其慎極其隆重之意也竊嘗思古今論相道者嗟嗟比之地道無成遂爲庸碌者所藉口其上之不過彌縫調劑而下之遂至媸媸廉謹絕不能有所建豎吾夫子之繫易也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厚德載物夫使地而不能生物與載物則亦塊然之土已耳安在其爲地道也以公學術之醇淡行誼之端恪經濟才略之練達閱通於以佐理穆清弼諧密勿必有嘉謨嘉猷入告而人不知者此天下之所望於公而亦公之繫所

自命者也在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道之光公足當之此不惟爲公賀而實爲天下賀宜其 制下之日朝壑相慶也歟嗣值翰林學士缺員 上命公兼掌其事公嘗爲院長矣今處台衡之位似不足以煩公而皇上以在廷諸臣中才學無出公右者相信之淡相須之切故復以是任公而公亦感荷主知不敢有所辭也職任之重洵莫與比愚且拜手以觀相業之成與文教之盛焉

朱燦文六十壽序

能壽人者莫如醫人生不能無病其外因者爲六淫之邪其內因者爲七情之氣醫者知其然故按脈辨証於人迎以候風寒暑溼燥火之外感於氣口以候喜怒憂思悲恐驚之內傷製方用藥俾人得去病以延季其壽人之功可謂鉅矣能壽人者必能自壽未有不能自壽而能壽人者吾友朱子燦文從海寧來居於吳東門閱三十季療治百病名聲蔚起計其生平所壽人者多矣茲當仲秋之吉爲六秩誕辰所謂自壽

者不信有明徵乎予聞之孔子曰仁者靜又曰
仁者壽夫仁者何以必壽以其能靜故得壽之
理也予交於君也久稔知君性愛閑靜翛然自
遠琴尊圖史筆墨書卷之外絕無佗好不役役
於紛華不急急於名利暇則爲歌詩以自娛清
真高雅有唐人風致今壽已及者而丰采不啻
如少壯所謂靜而壽者君其近之歟抑君之術
仁人之術也治人之病不以貧富而殊不以風
雨寒暑而輟終日疇應而志氣凝一湛然宗然
不害乎其爲靜也靜則自壽以壽人非仁者而

能若是歟歐陽子之賦秋聲因物而致慨於人
也曰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
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
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予季
來善病齒髮蚤衰竊望君之有術以壽我而茲
先介一言以壽君從此耄耋期頤壽未有艾而
祝君之壽者亦未有艾姑於此識其端云爾是
爲序

錄

師之於弟子也如木之於水也

夫令一官以善教民此其為國也

來善而遠惡此其為教也

宜其教也

其辭曰

子曰

詩云

